



Green House

綠園

陳少華著



天成出版公司

綠園

Green House

陳少華著

天成出版公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封面設計：筱文

國際書號 ISBN：962-506-010-3

書 名：綠 園

作 者：陳少華

出 版：天成出版公司

電話：27646843 傳真：27648116

製 作：耀興創作室

印 刷：彩藝印刷公司

電話：24286184 傳真：24229836

發 行：利源書報有限公司

電話：23818251 傳真：23971519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港幣 58 元正

太平山頂有山道，山道彎彎曲曲向西而去，一直瀉落到西環。山道不寬，但林木扶疏，綠蔭可人。香港無寒冬，因此，不論是十二月還是六月，山道都灌滿著風送林濤的輕輕鳴唱，和海送歡嘯瀟瀟入耳的悅音，它常常令人頓然而生一份滌清心中穢污的清新感覺來。山道邊上，不時可以見到一處處凸出的岬角，那裏或置擺三幾張木條背椅，或設置一兩架鞦韆，於是，漫步山道之人，便喜歡在這裏歇一歇，欣賞一下眼前澄明的大南海景色。攜帶孩子的人家，就更喜歡在這裏逗留片刻，讓孩子們可以盪一下鞦韆。

這裏是香港不少富賈豪客的居住地，綠蔭深處，紅瓦片片，那就是富賈豪客的家居宅院。確然，在這種環境悠然的地方居住，天地靈氣融匯人的情性，賜予人翩翩的風度和氣量。

沿山道而行，從山頂到西環，是香港人假日的一種覽勝和享受。彎彎山道，常常在那柳暗花明的地方，忽然之間探頭伸出一座門亭，或者有一塊碩大的牌匾聳立在林木扶疏之中，上面寫著甚麼廬甚麼園之類的字眼，讓人一眼望去便知道這裏是城中某名人的居住地方。在這些廬舍園居的門樓背後，並不輕易可以讓過客看到內裏的詳情，往往在甬道的盡頭，才是豪華宅第的地方，前面常常為花園園林所掩映。香港的市塵濁氣或許濃重了一點，為此才有了這麼的一批富賈人家，樂於在一天的工作之餘，宿住到這悄靜而遠離塵囂的地方。

就在一片嫣紅杜鵑花恣意盤扉過道的地方，有一塊牌匾寂寞地立在這杜鵑花叢之中，上面鏤刻著兩個斗大「綠園」的字，十分醒目地映入每一個經

過它跟前的行人。綠園，確然是切題的，雖然它的大門外是一叢叢嫣紅的杜鵑花，但是，當三月杜鵑花潮瀉褪之後，那綠得油油墨墨的厚重枝葉就熱烈地覆蓋在這門樓之上。過門樓，入甬道，那些鵝蛋石的甬道邊上，完全是綠的天地：綠草綿陳，綠樹婆娑，綠色的小涼亭和綠色的小椅子、小帳篷……至於這綠園的主建築物是不是綠色的，就不是門外過客所能看得到的了。

綠園的主人，就是城中名人葛一雲。

1

葛氏集團大廈，雄據在港島心臟地帶，傲視維多利亞海港。董事長辦公室就在第七十層高樓之中，整層七十樓除了董事長的辦公室、會客廳、咖啡廳，剩下來的一大半地方，便闢作一個大型的會議室，巨大的橢圓形會議桌，容得下數十人一起開會，集團的重要會議都在這裏召開。

董事長辦公室面對維多利亞海港，每天葛一雲踏進董事長辦公室，總要佇立在這落地玻璃窗前，面對維多利亞海港凝思好一會兒，然後才坐回到他的大班椅子上，開始處理一天的事務。

案頭上擺著一封函件，上面寫著：香港中環葛氏集團大廈葛氏集團葛一雲先生台啟。葛一雲把這封信拿起來，並沒有馬上把它拆開，因為這封信頗令他產生了一點困惑，困惑就來自那秀麗的字體。

「這是誰寄來的信？」他這樣自言自語。

他用一把開信刀小心地把信件拆開來，然後從信封中抽出那張信箋，把信箋平鋪展開，正打算詳細讀信的時候，跳入眼簾的一紙清秀字體，再一次令他覺得有一種心靈感應，這感應說不清是愛還是其他的感覺，令他的心中倏然有一種追索這種字體的直覺，但一時又完全毫無頭緒。

信是由美國洛杉磯發來的，這樣寫道：

「呈奉

葛氏集團董事長

尊敬的葛一雲先生：

素仰閣下雄才偉略，領導葛氏集團叱咤風雲，為當代豪傑之一。

月前在三藩市拜識閣下談吐豪邁於世界傑出華人企業家盛會之上，並獲知閣下打算聘請一位可以勝任的秘書主任，今冒昧自薦，希望可以榮幸為貴公司及閣下服務。若蒙不棄，請予賜電，本人將親自飛往香港應徵此職位。

臨池依切，不盡欲言。

謹頌

時綏

晚學 童梓榮於洛杉磯」

隨信還附了童梓榮的學歷文憑副本及一首用毛筆撰寫的七律詩，葛一雲略過那些學歷文憑，把那首七律詩抽出，小心地唸起來：

十年生死兩睽違，一夕離愁淚濕衣。

自古黃蓮連瓣苦，從來臍帶貫心扉。

情牽父愛針針走，意繫慈恩線線歸。

最是難捱魂斷處，三更問訊盼天暉。

葛一雲小心地讀了兩三遍詩句，似乎有一種難以解釋的煩悶糾纏在心头。他確然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只是不知道這位童梓榮究竟是甚麼樣的人物，為了甚麼原因要從美國回到香港來為他當一名秘書主任，儘管能在葛氏集團的董事長辦公室當一位秘書主任並不是簡單的事。而且，他一時既回憶不起在三藩市參加世界傑出華人企業家大會時是如何認識這位童梓榮的，也摸不透童梓榮為甚麼要寫這樣的一首頗為傷情的七律詩夾在這封求職信之中？他想，這絕對不會僅僅為了顯示他的中文才華那麼簡單。

葛一雲把這封求職信放進一個文件夾之中，希望暫時把它擱置一下，等自己的意識能夠更清晰一點才來處理這件事。他極力回憶上個月到三藩市參加世界傑出華人企業家大會的情形，那個時候，三藩市的一個老朋友約他去飲茶，老朋友叫童震，是他老家的人，他們就在中國城裏的北海酒樓飲茶。茶過三巡，童震問：「一雲啊，我們都一大把年紀了，誰也說不準甚麼時候會蒙主寵召，離開這個世界，所以我說，一些塵世的不如意事，最好不要把它們帶到另外的地方。」

「是啊！但這並不是我們自己所能控制得了的事。」葛一雲說。

「聽說你一直覺得現在的秘書不合心意，究竟為了甚麼原因？香港可是一處藏龍臥虎之地呀！」童震說。

「還不簡單，找到一個英文一流的，但未必中文可以頂呱呱；找到一個中文一流的，但英文卻很難有高的水準。」葛一雲說。

「這倒是一大難處。」童震點點頭，表示同意葛一雲的看法。

忽然葛一雲說：「三藩市也是一處藏龍臥虎之地，你不知有沒有辦法為我介紹一個這樣的人選？」

童震想了一想，說：「我看一看，說不定我真的能為你物色到這樣的人選。」

葛一雲忽然拍案而起：「不是看一看，我認為你完全能夠為我物色到這樣的人選。」回到香港，葛一雲還好幾次打電話問起關於秘書主任人選的事。

葛一雲順手把那個放著求職信的文件夾放進公事包中，他打算回家再小心地讀一讀，好好地決定要不要接見這位要特別從洛杉磯來的求職者。

夜色很濃的時候，葛一雲把自己關在書房中。他吩咐傭人準備了茶水之後，便把書房裏的燈全都關掉。今夜有月，而且是將近農曆十五的明月，一汪月色，無私地傾瀉進這寬敞的書房中來，把一間書房鋪上一層似朦似朧的

亮色。杯茶在手，葛一雲不禁信口唸起求職信中的那首七律詩來，短短的八句詩句，竟令他在今天讀了數遍之後很自然容易地上口，而且記在心中。但是，他老是記不起這熟悉的字體究竟曾在甚麼地方見識過，似陌生又分明有一種過眼未忘的印象。

第二天回到辦公室，葛一雲第一件事便打了到洛杉磯的長途電話，香港的中午十二時，正是洛杉磯前一天傍晚約莫八時左右的時間，葛一雲認為這個時候童梓榮如果沒有甚麼應酬的活動，應該已經回到家裏。

電話通了的時候，葛一雲說：「我是香港葛氏集團董事長葛一雲，希望直接與童梓榮先生談話。」

對方傳來了這樣的回話：「您是尊敬的葛董事長？」

「您是童梓榮先生嗎？」葛一雲問，語調有點居高臨下的意味。

「我正是童梓榮。因為我不相信可以得到董事長閣下的直接賜電，所以才這樣不禮貌的問話。」童梓榮在電話裏說。

「我希望見見你，談一談關於你到葛氏集團求職的事。」葛一雲說，「不知你甚麼時候可以到香港來？」

「得到您如此看重，我想我應該盡快到香港去。」童梓榮說，「明天我會去訂機票，然後我再告訴您具體日期。」

「你需要拿香港的入境簽證嗎？」葛一雲問。這是一句很有份量的話，從對方的回答便可以知道童梓榮究竟是美國人的身份還是香港人的身份。

「不必，我隨時可以進出香港而完全不需簽證，也沒有居留期限制的問題。」童梓榮回答。

葛一雲放下電話，心頭仍有一絲說不清楚的迷惘。

童梓榮放下電話，卻有一絲悄悄的笑意掠過嘴角。

2

站在葛氏集團大廈門前，童梓榮心中激起不盡的波濤，這座雄偉傲岸的建築物，既代表著成功，也代表著權力，更代表著它的主人的榮耀和地位。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他就是葛一雲。對於童梓榮來說，眼前自己只是一個門外之人，一個與葛氏集團毫無關係的人物，如果葛一雲不想聘請他作為葛氏集團一個員工的話。

童梓榮只是在葛氏集團大廈大門口躊躇了一會兒，便整了整衣衫，把似乎有點鬆了的領帶緊了一緊，便昂首向大門走去。大堂接待處的職員走上前來阻了阻他：「請問先生找誰？」

「葛氏集團董事長葛一雲先生。」童梓榮說。

「請你稍等，讓我通知董事長的秘書。」職員恭敬地說。

童梓榮只好站在這巨大的大理石門柱之下，望著大廈裏人來人往忙忙碌碌走動的身影。

職員用內線電話通知了葛一雲的秘書，得到了今天確實有一位叫童梓榮的人到來受董事長的接見，他於是轉過身來，對童梓榮說：「請問尊姓大名？」

「美國洛杉磯來的童梓榮。這是我的身份證明文件。」童梓榮把自己的護照遞了過去，並且揭到有資料的那一頁上。

「謝謝。請直接上第七十樓董事長的辦公室。」職員恭敬地為童梓榮按了電梯的開門鍵，並且等候童梓榮走進電梯之中，電梯門關上了才離開。

第七十樓的電梯門才打開，便有一位小姐等待在門口，她熱情地說：「童先生這邊請。」

這是董事長的會客室。童梓榮剛坐定下來，會客室的門便打開了。葛一雲走進來，他掠一眼眼前的童梓榮：國字臉上，嵌著的一對炯炯眼睛直視前方，令人有一種剛毅決斷的強烈感覺，高聳的鼻樑上架著一副玳瑁骨架的眼鏡，緊抿的嘴唇說明他是一個並不輕易表示自己觀點的深思之人。今天他著一套深寶藍色的西服，打著一條黃色襯著淡黃碎花的領帶，莊重之中不失一份溫柔。

童梓榮見到這位同樣西裝筆挺的長者走進會客室來，估計應該就是葛一雲，於是他站起身來，迎上前去，並且說：「很高興得到董事長閣下的親自接見，令我感到萬二分榮幸。」稍頓了一頓，「我叫童梓榮，剛剛抵埗。冒昧打擾董事長閣下，令我深感榮幸又深感不安。」

其實這第一眼的感覺，已令葛一雲心中有了一個腹稿：應該接受這個年輕人，他可以在這裏有所發揮、有所作為。

「我想知道你是在甚麼地方學習中文的。」葛一雲開門見山直接地問。

「從小就在家裏得到父母的教導，到舊金山之後，除了在中文學校學習，還有乾爺爺的指導。」童梓榮說。

「你乾爺爺叫甚麼名字？」葛一雲問。

「童震。」童梓榮說。

「哦，童震。」葛一雲說，「他是你的乾爺爺？」

「我到舊金山當然找他，因為他是我在舊金山惟一的親人。」童梓榮說，並且掠了葛一雲一眼。

此時葛一雲的臉色有一絲不易讓人覺察到的變化，但那只是很短暫的一

剎那，或許童梓榮並沒有覺察到。

葛一雲從那個文件夾中取出童梓榮的那首七律詩，問道：「這是你寫的嗎？」

「是我用毛筆抄寫的。」童梓榮回答說。

「我經常需要與世界各地的一些華人交往，他們之中有不少還是文學造詣頗高的人物，因此我希望能夠有一位得力的秘書主任，他必須有很好的中文根柢，但是他又必須能夠適應我與世界各地並非華人社會的人物交往，也就是說，他同時必須具備很強的英文能力。我想，你作為加州大學的高材生，這方面應該是不成問題的。」葛一雲說。

葛一雲的話其實令童梓榮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已有了著落，只不過他不想馬上表現出雀躍的樣子，這是他離開洛杉磯的時候，童震對他說過的，他那時曾不解地問：「為甚麼葛一雲一定會聘請我？」好一會兒童震才說：「因為我相信你的中英文都能達到葛一雲的要求。」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不知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葛一雲問。

「我樂於回答我能夠回答的所有問題。」童梓榮說。

「不知你抄寫的這首七言律詩所寫的是真有其事還是憑空想像得來的？」葛一雲說這話的時候，眼光一直望著童梓榮，那眼神大有不讓童梓榮有任何企望逃過偵查的味道。

「乾爺爺告訴我的，他說是他見識過的故事，我知道這樣的故事在他那個時代是平常而普遍的，但它卻令生活在當今時代的我感到激動和不安，於是我便小心地用毛筆把它抄寫下來。」童梓榮回答得那麼自然，半點也讓人覺察不出其中有甚麼可以猜測和疑慮的地方。

「好吧，你的條件基本上符合我的要求，現在我希望知道你甚麼時候可

以到公司來工作？」葛一雲問。

「我想這兩天把住宿的問題解決好，就隨時可以到來為您服務了。」童梓榮說。

「不如這樣吧，我叫總務部安排一個地方給你住，可能不盡如意，你暫時住下來，然後再讓他們尋找一處比較舒適的地方給你。」葛一雲說。

「那就要感謝您了，而且為此我更必須把公司當作我的家一樣看待。」童梓榮把語氣說得十分感激。

這是一個兩房一廳的小單位，雖然不是很寬，但勝在廚房廁所一應俱全，起居用品也完全齊備，人只要走進去就可以生活了，用不著張羅甚麼東西。

華燈初上的時候，童梓榮弄了一點簡單的東西填了肚子，然後坐在梳化上看電視。他算了算一下此刻三藩市的時間，一直到深夜十二時過後，才撥通了童震的電話。當他聽到童震的聲音時，他說：「爺爺，我估計您應該晨運回來了。」

「剛剛回來。怎麼樣，見工順利吧？」童震的語調顯然是輕鬆的，或者說是充滿自信的。

「順利。不過葛一雲對於那首七律詩似乎有了一點懷疑的心理。」童梓榮說。

「是不是懷疑你的中文能力？還是對詩的內容有所疑慮？」童震問。

「或許都有這兩方面的成份。」童梓榮說。

「最終還是接受了你？」童震問。

「是的，最終還是接受了我。」童梓榮回答。

「好吧，祝你順利。不過，我還是一句常說的話，歲月流逝，或許人的意識已有了變化，所以，一切都不要抱太於僵硬的態度，才會令你的生活不

致完全沉浸在冷酷之中。」童震說。

「我會用認真的態度對待眼前的實際環境。讓我好好地瞭解這麼一個我必須好好面對的人物，然後我會作出決定。當然，在我作出任何決定之時，都會先將這樣的決定告訴您，徵得您的意見之後才付諸行動。」童梓榮說完這話，便與童震道了晚安，並且收了線，他躺在那張有點顯得空闊的床舖之上，望著潔白的天花，思緒竟有一點亂的感覺。

工作的第一天，童梓榮剛坐定下來，檯上的電話便響了起來。他順手拎起電話，一時竟不知用中文回答好還是用英文回答好。他是聰明的，只稍稍一頓，便這樣流暢地先用中文道了早安，又馬上用英文道了早安。這個時候，他聽到了葛一雲的聲音：「請你到我的辦公室來，就這個時候。」

童梓榮輕輕地叩了叩葛一雲的辦公室門，在得到應允之後推開門走了進去，並且在對葛一雲點了點頭之後，坐到葛一雲寫字檯對面的一張椅子上。

「今天下午三點鐘，我要參加一位新加坡商家董先生在香港舉行的商事會議，這是他的名片，你幫我起草一份簡潔明瞭的發言稿，時間大約在十五分鐘左右，午飯前把草稿給我過目，有甚麼修改必須趕在下午兩點半鐘之前完成。」葛一雲說著，把一些有關的資料遞給了童梓榮。

童梓榮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來，面對著電腦思索了一會兒，想想還是拿出了紙張和墨水筆，然後開始了這篇發言稿的撰寫。他寫甚麼文章，從來都不打草稿，只是在稍稍打一下腹稿之後便下筆，而且常常一氣呵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在撰寫的時候，不能受到任何騷擾。

未及一個小時，童梓榮又敲響了葛一雲的辦公室門，把一篇發言稿端端正正地擺在葛一雲的面前。

「我很樂意隨時聽候您的吩咐，對發言稿作出修改。」說完這話之後，

童梓榮就退了出來。

葛一雲拿起這張發言稿，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手飄逸俊致的美麗字體，通篇發言稿就像一幅令人愛不釋手的書法藝術。他讀了一遍內容，幾乎就要馬上同意裏面的所有措辭和語氣。但他還是以一種吹毛求疵的挑剔眼光再讀一遍，然而他尋找不出甚麼重大的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心理，令他最後在一些枝節上作了一些並不重要的修改，再交給童梓榮重新抄寫。

葛一雲坐在自己的辦公室中，思緒沉醉到無完無了的往事之中。數十年人生歲月，能令他對一個人傾以敬重之情的，他願意私底下承認，除了眼前的童梓榮，另外就是一個已離開這個世界的他的同齡人雷蘇朋。往事如煙，這不盡的往事，數十年來一直令他負著很重的桎梏，他多麼希望可以把這無情的桎梏卸下，但是，一些過去了的事情，已經以不能挽回的事實令揹負者無法卸除而只能終生在受良心責備之中度過。

「如果今天的童梓榮就是當年的雷蘇朋，我發誓，一定要以加倍的愛護和珍惜的心情來對待他。」葛一雲在心中對自己這樣說。

童梓榮的職位是秘書主任，也就是說，他除了有一定的權力之外，手下也有一些秘書由他所指揮。雖然他的出現及高職位對於那幾位原來已在葛氏集團工作頗久的秘書而言有一點壓過頭的味道，但倒不曾引起這些人的妒忌，因為他的才華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令他很快便在他們之中得到良好的印象。

葛一雲喜歡在一些佳節到來的時候，在自己的家中舉行宴會，宴會除了他自己一家人之外，也常常會招待一些與他有交往的社會名流或者他認為值得倚重的人物。今年的中秋節，是在童梓榮剛到葛氏集團工作的第二週，週

末的時候，葛一雲這樣對童梓榮說：「中秋節晚上，你隨我到綠園去，我可以介紹家人和一些朋友給你認識。」

童梓榮沉吟了一會兒，以委婉的語氣說：「中秋節是一個家庭團聚的日子，我想我可能不大適合出席這樣的場合或者宴會。」

「你不覺得這樣的回答對我是一種不禮貌的表現嗎？」葛一雲說，「從來沒有人會拒絕我對他的邀請，更何況你是我的直接下屬。」

「好吧，既然你這樣說，我還能說不接受嗎？」童梓榮回答說。

「讓我的司機一併帶你走？」葛一雲問。

「不。我希望自己前往，順便逛一逛山頂。回到香港來，我還沒有去過山頂。」童梓榮說，「我可以有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可以好好地飽覽山頂景色。」

「那麼，準時在傍晚六點鐘到來，我是把你作為主人的一份子看待的，也就是說，你必須為我招待不少城中名流。」葛一雲說。

「哦，原來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中秋家宴。」童梓榮有點驚訝的語氣。

「是啊，作為城中的名人，其實有很多不為人知的不自由。」葛一雲似乎有一點吐苦水的意思。稍頓了一會，他又問，「你可以找到綠園嗎？」

「我想是可以找到的，萬一找不到，我召的士去就可以了。」童梓榮說。

「不必。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打電話給我的司機，讓他去接你。」葛一雲說。

童梓榮既沒有召的士，也沒有讓葛一雲的司機來接他。下午一點鐘之後，他便把身上的西裝退了下來，順手放進一個購物袋中，然後獨自一個人走出公司，在街角轉彎處的那間麵包店裏買了兩個麵包和一瓶礦泉水，便走到巴士站等待上山頂的巴士。

這是一種沒有上層蓋頂的巴士，專門行走皇后碼頭到山頂的路線。童梓

榮坐在上層的座位，上層的乘客很少，九月的風吹過來，令人有了一點悄不經覺的涼意，涼意並不浸骨，倒是有一份舒服之感。干諾道、金鐘道、紅棉道……樓廈和行人不斷從巴士的旁邊一閃而過，當巴士穿過紅棉道之後，便開始進入綠蔭遍佈的林叢中路道，吼著粗氣吃力地往上爬。

往事當年，令童梓榮在一種辛酸的回憶中重新拾起，面對這花花綠綠的香港，他既感到熟悉、親切，但也感到揪心揪肺的陣痛。

到了山頂，山頂的容顏似乎依舊，卻又分明有了很大的變遷，老襯亭的名字仍在，但已不是童梓榮心目中的老襯亭舊影了。山頂餐廳仍在，但幾經裝修，除了那潔白的外牆依舊，內裏也已面目全非。即使百年不變的纜車仍然在行走，但山頂纜車總站的容顏也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完全不同於當年的面貌了。

「物既不是，人的面目又何必完全保留呢！」童梓榮坐在山頂餐廳旁邊的一張木條椅子上，面對著大南海獨自喃喃。

「先生看來有滿腔心事哩！」是一把女人的聲音，而且這聲音還令童梓榮覺得有一點耳熟，於是他回過頭來，打算看一看這位女人的廬山真面目。

這一回頭並不打緊，竟令童梓榮高興得高聲呼喚起來：「舒綠，怎麼會是你呢？」

被稱作舒綠的女人也高興地歡呼起來：「梓榮，你甚麼時候到香港來的？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童梓榮移了移身邊的那個裝著西裝和麵包的袋子，對葛舒綠說：「快坐坐，我想我們應該好好地聊聊。」

葛舒綠坐了下來，就挨著童梓榮的身邊坐下來。然後她問：「怎麼一個人走到山頂來悶坐呢？」